



《悲與欣之間的光》 衛武營《悲欣交集·夢迴李叔同》觀後記

波媽

十月三十一日晚，高雄的夜風帶著一點秋意。我像許多熱愛音樂劇的觀眾一樣，走進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音樂廳，準備與一位跨越百年的靈魂相遇——李叔同，後來的弘一法師。

這齣《悲欣交集·夢迴李叔同》自 2015 年首演以來，已在全台巡演十三場，這次以全新版本重返高雄。對我而言，它不只是另一部音樂劇，而是一段在旋律與光影之間，重新體悟「悲欣交集」四字的旅程。



2025年10月31日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

在音樂與燈光裡，走過他的前半生

序曲一響，大幕拉開，舞台上的李叔同仍是才氣縱橫的青年：白襯衫、西裝、鋼琴、畫架，《送別》的熟悉旋律在樂團襯托下響起，台下許多人幾乎忍不住跟著哼。

劇情以「憶兒時」、「送別」、「落花」、「悲秋」等段落貫穿，讓觀眾看到他留學日本、推動話劇、教授美術、創作新詩新曲的風華歲月——台上色彩斑斕、節奏明快，彷彿那個時代的朝氣都被濃縮在一首首歌裡。

但音樂慢慢轉調，燈光漸漸收束，舞台從熱鬧變為清寂：戲院的燈火退去，取而代之的是寺院的木魚與清鐘。一襲灰衣的弘一法師出現在眾人視線中，他不再是舞台中央最耀眼的人物，而是一位安靜持戒的僧人。

這樣的對比，是全劇最迷人的地方——觀眾不必努力「理解」他的出家，只要跟著音樂的起伏，就能感受到那個轉身：從人間掌聲，走向心中寂靜。

從「悲欣交集」到「見觀經」：一生的總結

全劇最打動我的一幕，是尾聲。舞台只剩一方燈光，晚年的弘一法師提筆，在案上寫下4個字：「悲欣交集」。

我們常把「悲欣交集」當作形容情緒複雜，但對弘一法師來說，那不只是感嘆，而是一生修行後的總結；悲的是眾生仍在煩惱與輪轉中打轉，欣的是自己今生得遇佛法，願往極樂，心中不再恐懼。

而「見觀經」三字，點出他晚年專修淨土、深信《觀無量壽經》的心境。那一刻，舞台上的音樂收成極簡，幾乎只剩弦樂微微顫動，像是把所有喧囂都退到遠處，只留下「悲欣交集」的書法字在觀眾心中緩緩迴盪。

走出劇場後，我才真正體會：原來一個人的絕筆，可以既悲且喜，既有告別，

也有完成。



2025年10月31日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

才子與高僧：一個人、兩種高度

李叔同的人生，本身就像一部小說。

他出身書香世家，早年留學日本，是中國近代音樂、美術、戲劇教育的重要推手，膾炙人口的《送別》出自他手，他的油畫、水彩、書法更對後世影響深遠。按照世俗標準，他早已「功成名就」。

但就在許多人以為他會持續在藝術與教育領域發光之時，他卻選擇放下一切，剃度出家，成為弘一法師，一心研習律宗，嚴持戒律，過著近乎清苦的日子。

音樂劇沒有用說教的方式去解釋這個選擇，而是透過一組組畫面對位：年輕時的華麗旋律，在他出家後以更安靜、更內斂的方式再現；過去舞台上的掌聲，在寺院的鐘聲中被悄悄收束。觀眾看著，也不禁問自己：如果換成是我，會怎麼選？



2025年10月31日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

從清源山到衛武營：歷史在舞台上再度呼吸

劇中穿插了許多關於弘一晚年的意象：泉州清源山、彌陀巖、石壁上的「悲欣交集」刻字……這些場景原本只存在於文字與歷史照片中，如今透過投影與燈光，被重新搬上舞台。

想像那個畫面：1942年的一個秋日黃昏，晚晴室窗外，玉蘭花靜靜飄落，弘一法師以平靜的心念佛，為自己的一生畫上句點。音樂劇用合唱的方式唱出「華枝春滿，天心月圓」，沒有過多悲情，反而是一種圓滿的溫柔。

對台下的現代觀眾而言，也許我們沒有修行的經驗，卻能從這些畫面裡感覺到——原來一個人離開世界，不一定只有恐懼與遺憾，也可以是一種清明的微笑。

舞台外的一筆：從至德堂到衛武營

談到這齣音樂劇，不能不提另一個重要的畫面。



2019年12月14日高雄市立文化中心



2025年10月31日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

2019年12月14日，《悲欣交集·夢迴李叔同》於高雄市立文化中心至德堂演出時，主辦單位特別邀請蔡豐吉書法家在開場前於舞台中央即席揮毫。

當晚 1702 席約八成滿座，觀眾安靜落座，舞台中央立著一幅巨紙。揮毫時，書家背後即是樂團席，燈光灑落墨痕，筆勢、呼吸與空氣的張力交織成一場獨特的儀式。

同時，音樂劇藝術總監——國際知名聲樂家呂麗莉亦在台側，向觀眾解說揮毫內容與文化意涵，使這開場成為書法 × 音樂 × 戲劇的珍貴跨界時刻。這是一種特殊而深具文化象徵的開場方式：先以書法向弘一大師致敬，再把時間交給音樂與戲劇。

那夜，

一首七言絕句隨著毛筆行走在舞台上緩緩成形：

亭台外野古今旁，
碧草如茵憶感傷；
笛奏聲聞襟淚湧，
雄州叔老意飛翔。

觀悲欣交集夢迴李叔同音樂會感賦以誌

己亥大雪後七日於文化中心至德堂 蔡豐吉拜書



多年後，《悲欣交集》以全新版本回到高雄，

雖已非相同舞台形式，卻讓人不禁回望 → 請點閱 <https://youtu.be/8CX-sOXXRvA>

那一次揮毫，像是與弘一大師穿越時空的對話。

對當代觀眾的意義：在悲欣之間學會安放自己

看完這齣音樂劇，很難不對「悲欣交集」四字有新的理解。

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，「悲」可能是對現實的無力感、對環境的焦慮；「欣」可能是短暫的成就感、偶爾的小確幸。情緒起起落落，但更多時候只是疲憊。

弘一法師的「悲欣」，卻來自更深的層次——他看見眾生的痛苦，

所以「悲」；也看見佛法的光明；

所以「欣」；他並不是逃離人生。

而是以另一種方式，站在更遠的地方回望自己走過的路。

音樂劇沒有要觀眾都去信佛，它做的，是提供一個安靜的空間，讓我們在兩個多小時裡，暫時放下手機與日常的喧囂，跟著舞台上的人一起思考：如果有一天，也要替自己的生命寫下一句話，我會寫什麼？

結語：把這一夜留在心裡

演出最後掌聲如潮水般久久不散。

走出衛武營，風涼、夜高，心裡卻升起一種沉穩的安定。

《悲欣交集・夢迴李叔同》之所以值得一刷再刷，不在於舞台奇觀，而在於它用音樂、文字與影像，帶我們看見一個靈魂的完整：

少年得意、中年遁世，以四字「悲欣交集」收束一生。

我們或許仍在紅塵中奔走，無法活成弘一法師那樣。但在劇場燈暗下來的那一刻，我真切感受到——

在悲與欣之間，還有一種更深的溫柔：

看清自己，並學會放過自己。

領略「華枝春滿，天心月圓」的慧命昇華，學習大師慈悲喜捨的胸懷。

這一夜，我會記很久。



圖：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